

《河东柳氏宗谱》所见《谱牒论》非柳宗元作

卞 孝 萱

《寻根》2006年第1期发表柳哲《柳宗元佚文〈谱牒论〉》，说：“笔者以为该文为柳宗元所写无疑。”他把伪作看成佚文，而且说得这样肯定，对读者产生误导，需要澄清，以免伪文流传，混淆视听，误人不浅。今从五个方面进行考辨。

一、关于“贞观十三年论世家”问题

史书一律记载，贞观十二年《氏族志》修成。伪《谱牒论》云贞观十三年，误。唐太宗对高士廉的训话，古代无录音，柳宗元不可能听到，只能于文献中看到。今将《贞观政要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伪《谱牒论》所载太宗对高士廉的训话，全文对照如下：

《贞观政要》卷七《礼乐第二十九》：“太宗谓曰：‘我与山东崔、卢、李、郑，旧既无嫌，为其世代衰微，全无官宦，犹自云士大夫，婚姻之际，则多索财物。或才识庸下，而偃仰自高，贩鬻松楸，依托富贵。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？且士大夫有能立功，爵位崇重，善事君父，忠孝可称，或道义清素，学艺通博，此亦足为门户，可谓天下士大夫。今崔、卢之属，唯矜远叶衣冠，宁比当朝之贵？公卿已下，何暇多输钱物，兼与他气势，向声背实，以得为荣。我今定氏族者，诚欲崇树今朝冠冕，何因崔幹犹为第一等？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？不论数代已前，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。宜一量定，用为永则。’”

《旧唐书》卷六十五《高士廉传》：“太宗曰：‘我与山东崔、卢、李、郑，旧既无嫌，为其世代衰微，全无冠盖，犹自云士大夫，婚姻之间，则多邀钱币。才识凡下，而偃仰自高，贩鬻松楸，依托富贵。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？只缘齐家惟据河北，梁、陈僻在江南，当时虽有人物，偏僻小国，不足可贵，至今犹以崔、卢、王、谢为重。我平定四海，天下一家，凡在朝士，皆功效显著，或忠孝可称，或学艺通博，所以擢用。见居三品以上，欲共衰代旧门为亲，纵多输钱帛，犹被偃仰。我今特定族姓者，欲崇重今朝冠冕，何因崔幹犹为第一等？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，以其平定天下，主尊臣贵。卿等读书，见其行迹，至今以为美谈，心怀敬

重。卿等不贵我官爵耶？不须论数世以前，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。’”^①

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五《唐纪十一》：“上曰：‘汉高祖与萧、曹、樊、灌皆起闾阎布衣，卿辈至今推仰，以为英贤，岂在世禄乎！高氏偏据山东，梁、陈僻在江南，虽有人物，盖何足言！况其子孙才行衰薄，官爵陵替，而犹印然以门地自负，贩鬻松楸，……弃廉忘耻，不知世人何为贵之！今三品以上，或以德行，或以勋劳，或以文学，致位贵显。彼衰世旧门，诚何足慕！……今欲厘正讹谬，舍名取实，而卿曹犹以崔民干为第一，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。’”

伪《谱牒论》：“帝曰：‘汉高祖与萧、曹、樊、灌皆起布衣，至今推仰，以为英贤，岂在世称乎？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处，江南虽有人物，盖何足言，况其子孙衰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，贩鬻松楸，无复廉耻，不知世人何为贵之。念三品以上，皆以德行勋劳与学贵显，彼衰世旧门，何足慕哉！今欲厘正讹谬，舍名取实，而卿曹独以民干为第一，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。’”

孝萱案：《贞观政要》是唐吴兢撰。《旧唐书》虽成于五代，“唐书旧藁，实出吴兢”^②。如《谱牒论》系柳宗元撰，其中唐太宗对高士廉训话的内容，应与《政要》、《旧唐书》相似，而伪《谱牒论》与《政要》、《旧唐书》皆不相似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伪《谱牒论》与《通鉴》何其相似！《通鉴》编于北宋，柳宗元生前不可能预知其内容。《谱牒论》之伪造者抄袭《通鉴》，是十分浅薄的。唐朝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，崔民幹省称崔幹。《贞观政要》、《旧唐书》（抄《旧唐书》的《册府元龟》注）可以为证。司马光编《通鉴》时无需避李世民的讳，故恢复崔民幹之原名。《谱牒论》如系柳宗元所撰，应称崔幹。伪《谱牒论》称崔民幹，是伪造者不懂避讳学，抄袭《通鉴》之铁证。又，史书一律云《氏族志》“千六百五十一家”，伪《谱牒论》作“一千六百九十一家”，误。

二、关于“显庆四年改《氏族志》为《姓氏录》”问题

伪《谱牒论》中对显庆四年改《氏族志》为《姓氏录》的叙述，也是抄袭《资治通鉴》。请看：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	伪《谱牒论》
诏改《氏族志》为《姓氏录》。 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，奏请改之，……以后族为第一等，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，……。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，豫士流，时人谓之勋格。	改《氏族志》为《姓氏录》。 时许敬宗见《氏族志》无武氏之编，奏请改之，言武氏本望族，故以后族为第一，其余以仕唐高下为准。于是士卒以军功位至五品，考核之流，乱称名门大家。时人新改者，俗谓之勋格。

①《册府元龟》卷五六〇《国史部七·谱牒》之注，全抄《旧唐书》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十六《旧唐书二百卷》提要。

孝萱案:《通鉴》“不叙武氏本望”句,“望”者郡望,指门族。《谱牒论》之伪造者,不懂“望”字之义,误作“无武氏之编”。又,《通鉴》“豫士流”句,“豫”通“与”,指参与,谓士卒参与“士流”。《谱牒论》之伪造者,不懂“豫”字之义,误作“考核之流”。

三、关于柳奭的一系列问题

伪《谱牒论》云:“吾嫡高祖奭公仕高祖,武德年为中书令”。这与柳宗元家世不合。据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:“曾伯祖奭,为唐宰相,与褚遂良、韩瑗俱得罪武后,死高宗朝。”《旧唐书》卷七十七《柳亨传》:“亨兄子奭。……贞观中,累迁中书舍人。……永徽三年,代褚遂良为中书令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七十三上《宰相世系表三上·柳氏表》:“奭字子燕,相高宗。”又卷一六八《柳宗元传》:“从曾祖奭为中书令。”以上四条可靠的资料表明:柳奭是柳宗元的“曾伯祖”(即“从曾祖”),而伪《谱牒论》误为“嫡高祖”。高宗朝柳奭为中书令(宰相),而伪《谱牒论》误为高祖朝。在封建礼教的约束下,子孙不能直呼祖宗之名,如《谱牒论》是柳宗元所撰,不应称“奭公”!要避讳。

四、关于写作时间与作者官衔问题

伪《谱牒论》署:“唐贞元十九年春三月”“赐进士授礼部员外郎裔孙宗元述谱”。这与柳宗元生平不合。据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:“虽少年已自成人,能取进士第,……贞元十九年,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。顺宗即位,拜礼部员外郎。”刘禹锡《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文集纪》:“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,至九年为名进士,十有九年为材御史,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称首,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。”《旧唐书》卷一六〇《柳宗元传》:“登进士第,……贞元十九年,为监察御史。顺宗即位,……转尚书礼部员外郎。”柳宗元的亲密朋友和史书,都说柳于贞元二十一年(顺宗朝)为礼部员外郎,而伪《谱牒论》误为贞元十九年,又,宋、明、清有所谓“赐进士及第”、“赐进士出身”、“赐同进士出身”的说法^①。唐朝无“赐进士”之称。按照唐朝习惯,中进士后、尚未做官者称“前进士”,已做官者称官衔。《唐代墓志汇编》2554页“前进士崔周桢撰”,1515页“族叔礼部员外郎拙撰兼书”可证。伪《谱牒论》署“赐进士授礼部员外郎”,不合唐人习惯,也暴露出后人伪撰的马脚。

五、关于《万姓录》问题

伪《谱牒论》云:“余另删《万姓录》,正名敦本,使万姓名副其实”。贞观

^①详见《宋史》卷一五六《选举志二》、《明史》卷七十《选举志二》、《清史稿》卷一百八《选举志三》。

书讯: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——集部·宋元卷(全四册)

杨讷、李晓明编。精装 16 开,3500 页。定价 1,850.00 元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 6 月出版。

本书共收录宋元人的别集、总集、诗文评、词曲等类文集二百二十九种,一千六百八十余篇。例如《和靖集》、《景文集》、《丹渊集》、《元丰类稿》、《嘉祐集》、《东坡全集》、《山谷集》、《少阳集》、《象山集》、《剑南诗稿》、《白石诗集》、《湖山类稿》、《晞发集》、《山村遗集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鉴》等等。其内容除了序跋、诗词、诗话、游记、信札之外,还包含大量的奏稿、墓志铭、行状、遗事等。由于文体众多,题材广泛,这些文集不仅有利于了解著者的个人生平及其诗文,而且对于研究相关的历史事件、制度和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史料。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、历史研究,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版本价值。

时所修《氏族志》,只“二百九十三姓”,到贞元时怎么可能多出 9707 姓?今天全世界的华人华裔也没有一万姓!伪《谱牒论》又云:“当今圣世柳族,……人口何止亿万”。今天全世界的华人华裔中,柳姓也没有亿万人!柳宗元怎么可能这样的胡言乱语,真是厚诬古人。伪《谱牒论》中文字不妥之处甚多,不一一列举。

柳哲从民国廿八年《河东柳氏宗谱》中看到这篇《谱牒论》,以伪为真,认为“这对于研究柳宗元的家世、生平以及思想等有非常重要的价值”,恰恰相反,伪文错误甚多,有害无益。

作者单位:南京大学历史系